

新元史

列傳

第一百二十至第一百二十五

第伍拾肆冊

列傳第一百二十

新元史卷之一百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國史館纂修膠州柯劭忞撰

阿合馬

盧世榮

桑哥

要束木

阿合馬回鶻人幼爲阿勒赤那顏家奴阿勒赤女察必
皇后以爲媵臣執宮庭灑掃之役世祖愛其幹敏中統
三年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委以財賦
之任四年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
興鼓鑄之利帝升開平爲上都又以阿合馬同知開平
府事領左右部如故阿合馬奏以禮部尙書馬月乃合

兼領已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十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輸官者凡四萬石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馬奏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等戶均賦之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是年十一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超拜阿合馬中書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國用使司阿合馬又以平章政事領之奏以東京歲課布疏惡不堪用者就市羊於彼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請

遣官採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車駕至都已支鈔四千錠恐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十一月又奏桓州峪所採銀鑛已十六萬斤百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採鑛之費鬻錫足以給之帝悉從其請七年正月立尙書省罷制國用使司改阿合馬平章尙書省事阿合馬以功利成效自負衆咸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事頗有成績又見其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爭論屢爲所詘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阿合馬遂專愎益甚丞相安童言於帝曰臣近言尙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從臣等議定奏聞已奉

命俞允今尙書省一切以聞似違前奏帝曰汝所言是
豈阿合馬以朕信用敢如是耶不與卿等議非是宜如
卿言安童又言阿合馬所用者左丞許衡以爲多非其
人然已奉命咨請宣付如不與恐異日有辭宜試其能
否久當自見帝然之五月尙書奏括天下戶口旣而御
史臺言所在捕蝗百姓勞擾括戶事宜少緩遂止初立
尙書省時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尙書省由尙
書咨中書聞奏至是阿合馬用私人不由部擬亦不咨
中書丞相安童以爲言帝問阿合馬對以事無大小皆
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

遷上路總管屬中書餘並付尙書省庶事體明白帝從之八年三月尙書省再以閱實戶口事奏條畫詔諭天下是歲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仍令本路兼領九年併尙書入中書省又以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明年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安童見阿合馬擅權日甚乃奏都總管以下多不稱職乞選人代之又奏阿合馬挾宰相權爲商賈以罔天下大利民困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等與廷辯安童進曰左司都事周祥中本取利罪狀明白帝曰若此者徵畢當顯黜之旣而樞密院奏以忽辛同簽樞密院事帝不允

曰彼賈胡不可以機務責之十二年伯顏伐宋旣渡江捷報日至帝命阿合馬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鹽鈔法於江南及鬻藥材事阿合馬奏樞云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顏嘗榜諭交會不換今亟行之失信於民文謙謂可行與否當詢伯顏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交會事便可行帝曰樞與公履不識時機朕嘗以此問陳巖巖亦以交會速宜更換今議已定當依汝言行之阿合馬又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可使百姓從便販鬻臣等謂此事若小民爲之恐紊亂不一擬於南京衛輝等路括藥材蔡

州發鹽十二萬斤禁諸人私相貿易帝從之十三年阿合馬奏軍興之後減免征稅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府兼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臣以爲莫若驗戶口之多寡遠以就近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選廉幹官分理其事廣行鼓鑄官爲局賣仍禁諸人毋私造銅器如此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充矣乃奏立諸路轉運司盡以其私人爲使十五年正月帝以西京饑發粟萬石賑之又諭阿合馬宜廣貯積備闕乏阿合馬奏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毋究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罪之俱報可四月江淮行省中書左丞崔斌入覲奏曰

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前往察汰今蔽不以聞是爲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溺於私愛以不肖子抹刺虎充達魯花赤佩虎符此豈量才授任之道又言阿合馬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今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行省參政或爲禮部尙書將作院達魯花赤領會同館一門悉處津要自背前言無以示天下詔並罷之然終不以是爲阿合馬罪帝嘗謂淮西宣慰使昂吉爾曰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爲稱職阿里海牙麥朮丁等亦未可爲相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爲帝倚重如此十六年四月中書

奏立江西榷茶運司以盧世榮爲使又以諸路轉運鹽使司秩尊祿重改宣課提舉司未幾以忽辛爲潭州行省中書右丞明年中書省奏阿塔海阿里言今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百餘員左丞陳巖范文虎等言其擾民且侵盜官錢乞罷之阿合馬奏言立提舉司未三月而請罷必行省有姦弊故先發制人乃詔御史臺遣能臣往案其事具以實聞未幾崔斌遷江淮行省右丞阿合馬修舊怨乃奏理算江淮錢穀遣孛羅罕劉思愈等往檢覆之誣搆斌與平章阿里伯盜官糧四十萬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及鑄銅印等事二人竟坐誅阿合馬在

位日久援引姦黨郝禎耿仁驟升同列罔上剝下以濟其私庶民有美田宅輒攘爲已有內通貨賂外以威劫羣臣人人切齒恨之皇太子尤惡阿合馬嘗以弓擊其頰阿合馬創甚口張不能闔奏於帝爲馬蹴傷皇太子適至面詰其欺又嘗於帝前毆之帝不問十九年三月帝在上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王著者素任俠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鎚誓碎阿合馬首與妖僧高和尚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及午著又遣崔總理矯傳令旨使樞密副使張易

發兵夜會東宮前易不察卽命指揮使顏義以兵往著
白馳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今省官候於宮前阿合
馬遣右司郎中脫歡徹里等數騎出關北十餘里遇其
衆僞太子責以無禮盡殺之奪其馬南入健德門夜二
鼓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獨僞太子立馬指揮呼省官
至前責阿合馬數語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
繼呼左丞郝禎至又殺之囚右丞張惠時變起倉卒樞
密院御史臺留守司皆莫知所爲尙書張九思覺其詐
大呼曰此賊也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持挺前擊立馬
者墜地弓弩亂發衆奔潰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請囚

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世祖時方駐蹕察罕淖爾聞之
震怒卽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孫參
政阿里等馳驛至大都討爲亂者庚辰獲高和尚於高
梁河壬午誅王著高和尚於市皆醢之并殺張易著臨
刑大呼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
事者阿合馬死世祖猶不知其惡令中書省毋問其妻
子及詢孛羅始盡得其罪狀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命
發墓剖棺戮尸於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子姪皆伏誅
沒入家屬財產其妾名引住者籍其藏得二熟人皮於
櫃中兩耳俱存一閹監掌其扇鐫訊之云詛咒時置神

座於上應驗甚速又有絹二幅畫甲騎數重圍一幄殿
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畫者爲陳甲又有曹震圭嘗算阿
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勅
剝四人皮以徇

盧懋字世榮以字行大名人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
爲江西榷茶運使後以罪免桑哥薦世榮能救鈔法增
課額世祖召見奏對稱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
召中書省臣與世榮議所當行右丞相和禮霍孫右丞
麥朮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罷起安童爲右丞相以
世榮爲右丞時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

失參議拜降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旣擢用卽日至中書理鈔法遍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翌日同右丞相安童奏竊見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宜官給衣糧委各路正官提舉其事又奏懷孟竹圍江湖魚課及襄淮屯田事越三日安童奏世榮所陳數事乞詔示天下帝曰除給丐者衣食外並依所陳旣而奏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欲便民食今權豪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一百二十貫貧民多淡食宜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以售庶民用給而國計

亦裕又京師富民釀酒價高而味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禁之官自酤賣並從之世榮居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彧言其不可爲相忤旨下彧吏按問免官明年正月壬午帝御香殿世榮奏臣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二千六百錠之外臣更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初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省官面議上前帝曰卿但言之世榮奏古有權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舉司以領天下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十錠自王文統誅後鈔法虛弊爲今之計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至元錢及製綾券與鈔參行因以所織綾

券上之帝曰便益之事當速行之又奏於泉杭二州立
市舶都轉運司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
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賣之匿者許告
沒其財半給告者今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蓄臣將
不費一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官立鑪鼓采爲
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時糴之
必能均物價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規運者
以致鈔法虛弊諸物踊貴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
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又隨朝
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僧計